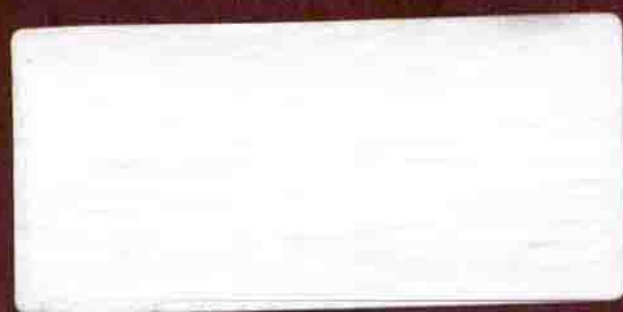




我的心靈

我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裏，
無意地吃了許多花菓；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逗遛在這綿延的時間裏，
無意地聽了許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的心靈啊！

因為你是花菓的蜜汁變成的，
你纔這般地纏綿而溫情；
因為你是哭笑的音流變成的，
你纔這般地熱烈而深沉。

我的心靈啊，

風雨奔騰時，
我細聽你的慷慨歌聲；
雲霞閒飛時，
我細聽你的徘徊低吟。

有時我覺着宇宙的琴流，
漫蕩着我的耳鼓；
我的心靈總是緊緊地和着——
一拍——一拍兒地低奏。

有時我覺着我的心靈飛去了，
與那全人類的心靈同化；

我雖然還聽着不斷的歌吟，
却分不清是那一個的聲音了。

有時我聽着痛苦人們的哭聲。

我的心靈就顫動着不已；

也許我的心靈故意地迫我罷。

爲什麼我因此流了許多熱淚呢？

有時我聽着強暴人們的笑聲，
我的心靈就熱跳着不已；
也許我的心靈故意地迫我罷，
爲什麼我因此生了許多厭恨呢？

我的心靈使我追慕
那百年前的拜輪：

多情的拜輪啊！

我聽見了你的歌聲了，
自由的希臘

永留着你千古的俠魂！

我的心靈使我追惋

那八十年前的海涅：

多情的海涅啊！

你爲什麼多慮而哭泣呢？

多情的詩人——

可惜你未染着十月的赤色！

一九二三，一，二二〇。

昨夜裏夢入天國

昨夜裏夢入天國，

那天國位於將來嶺之巔。

牠真給了我深刻而美麗的印象啊！

今日醒來，不由得我不長思而永念：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沒有貴賤；

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打成一片；

什麼悲哀哪，怨恨哪，鬥爭哪……
在此邦連點影兒也不見。

也沒都市，也沒鄉村，都是花園，
人們羣住在廣大美麗的白然間。
要聽音樂罷，這工作房外是音樂館；
要去歌舞罷，那住室前面便是演劇院。

鳥兒喳喳，讚美春光的燦爛，
一聲聲引得我的心魂入迷。

這些人們真是幸福而有趣啊！
他們時時同鳥兒合唱着幽妙曲。

花兒香薰薰的，草兒青滴滴的，
人們活潑潑地沉醉於詩境裏；
歡樂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歡樂啊！
誰個還知道死亡勞苦是什麼東西呢？

喂！此邦簡直是天上非人間！
人間何時纔能成爲天上呢？

我的心靈已染遍人間的痛跡了，
願長此逗遛此邦而不去！

一二，一〇。

懷拜輪

若說天才是聰明的，

爲什麼天才的遭遇比人們更寥落而痛苦？

若說天才是愚鈍的，

爲什麼天才的感覺比人們更銳敏而深入？

在陰沉的黑暗的世界中，

雲霧密布，遍地淒涼，

人們屈服於權威之下方。

看啊！滿眼都是地獄，

向何處尋得着自由之鄉？

祖國既不我留，

旅居那夢想的金色的印度罷，

喂！更屬渺茫！

在人類悶塞的時候，

在權威兇逞的時候，

只聽得詩人不恭順的高叫：

自由，

自由，

自由……

拜輪啊！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強暴的勁敵。

飄零啊，毀謗啊……

這是你的命運罷，
抑是社會對於天才的敬禮？

我嘗夢遊於希臘之海濱，
回憶歷史的往事，
追尋詩人仗義的跡痕。

在海波蕩漾的聲裏，
在海鳥婉叫的聲裏，
在海風嘯嗷的聲裏，
彷彿聽見當年詩人哀弔古國的悲吟。

我啊！

我生在東方被壓迫之邦，

我的心靈充滿了屈辱的羞憤！

百年前你哀弔希臘的不振，

百年後我今乃悲故土的沉淪。

我們同爲被壓迫者的朋友，

我們同爲愛公道正誼的人們：

當年在尊嚴的貴族院中，

你挺身保障搗毀機器的工人；

今日在解放的勞農國裏，

我高歌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革命。

我們——永遠

反對兇殘的強盜，

反對無恥的富人，

反對作惡的上帝，

反對一切遮蔽光明的黑影。

拜輪啊！

十九世紀的你，